



離開！回到祖先之地： 在台灣原住民部落經驗裡閱讀創世記 12：1-3¹

Walis Ukan（張秋雄）

南非那他爾大學哲學博士候選人
本院舊約學專任講師

耶和華對亞伯蘭說：「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我必叫你成為大國。我必賜福給你，叫你的名為大；你也要叫別人得福。為你祝福的，我必賜福與他；那咒詛你的，我必咒詛他。地上的萬族都要因你得福。」
（創 12:1~3）

序言

舊約聖經古以色列人視亞伯拉罕為他們的祖先，這種認同在後代以色列人經歷了國家滅亡，甚至流亡於他國之間，處於次等民族，或難民身分，流離不定於帝國，於自己祖先，和故鄉的土地上時是堅不可搖的認同基礎。很自然地，在古以色列人的被殖民處境裡，舊約聖經記錄了以色列人祖先遷徙的口說傳統，當中尤其屬亞伯拉罕的這一段被上主呼召的紀錄（創 12:1~3），最能表達以色列代代子孫在回溯自己族群的根源時常會被提起的口述傳統之一。雖然舊約學者認為 J 典對於亞伯拉罕的起源是出自哈蘭，P 典卻是將她牽連來自吾珥，² 但是兩者皆都明顯地表達了：一個民族的遷徙最初是來自北方，是和北方有關聯。但是，若是將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口述傳統也加入思考時，我們又不能不說，以色列人的祖先傳統的遷徙，或說一

¹ 修改來自講於 2010/02/09 原住民大專學生聖經研究營的講稿 地點：玉山神學院。

² Norman K. Gottwald, *The Hebrew Bible: A Socio-Literary Introduction*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89), 168-169.





部份組成以色列人的族群當中也有來自南方遷徙而來的，這個來自南方之祖先遷徙傳統的代表就是雅各，雅各最能代表來自南方的族群，後來結合在一個大家可以共同接受的「以色列」民族認同的淵源。而且，也將以撒原來就是居住在當地的族群的代表，也都在雅各的這一席話裡說明了。他說：

他又囑咐他們說：「我將要歸到我列祖【原文作本民】那裡，你們要將我葬在赫人以弗崙田間的洞裡，與我祖我父在一處，就是在迦南地幔利前、麥比拉田間的洞；那洞和田是亞伯拉罕向赫人以弗崙買來為業，作墳地的。他們在那裡葬了亞伯拉罕和他妻撒拉，又在那裡葬了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我也在那裡葬了利亞。那塊田和田間的洞原是向赫人買的。」雅各囑咐眾子已畢，就把腳收在床上，氣絕而死，歸他列祖【原文作本民】那裡去了。（創四九 30~33）

亞伯拉罕與撒拉，以撒與利百加，和雅各與利亞的口述傳統透過後期各族群之間的民族認同，將她們來自北方、南方、和當地的三個原來沒有關係之不同來源的祖先遷徙傳統（“unconnected tradition”），³ 在一個共同接納和宣認的耶和華信仰當中結合唯一；例如：後期在耶和華宗教信仰宣信形式「耶和華—你們祖宗的神，就是亞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中結合。

神又對摩西說：你要對以色列人這樣說：耶和華—你們祖宗的神，就是亞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發我到你們這裡來。耶和華是我的名，直到永遠；這也是我的紀念，直到萬代。（出三 15）

舊約學者 Alt 提出這三個代表著三個不同的支派或氏族，他們原初都敬拜著不同的傳統神，⁴但是，Cross 認為族長們所敬拜的是迦南地的至高神 El 有關。⁵

³ K. van der Toorn, *Family Religion in Babylonia, Syria, and Israel: Continuity and Changes in the Form of Religious Life*, 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vol.7 (Leiden/New York: Brill, 1996), 206.

⁴ Albrecht. Alt, *Essays on Old Testament History and Religion*, trans. by R. A. Wilson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68), 3-86.

⁵ Frank Moore Cross, *Canaanite Myth and Hebrew Epic: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the religion of Israel*,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Rogerson 和 Davies 從家譜的角度主張這三個傳統原來是獨立的 (“independently of each other”)，後期透過家譜的編輯來連結南國猶大和以色列族群間的認同關係。⁶ Thompson 和 van Seters 雖然挑戰亞伯拉罕的史實性，但也都主張族長的故事是在被擄時期編輯而成的。⁷ 所以，無論如何，在被擄時期透過這耶和華宗教的信仰宣信的最後型式，呈現了其中古以色列人傳統宗教上複雜的轉變過程：

耶和華—你們祖宗 的神
就是 亞伯拉罕 的神
以撒 的神
雅各 的神

這後期耶和華宗教信仰的宣信型式，多少可以透露出，後期編輯者為什麼需要把每一位族長的名字排列出來，讓各不同遷徙來的民族可以在新的以色列民族 (Israelite people) 的認同下結合在耶和華宗教信仰為一體的背後可能之複雜的社會和歷史的背景。這種接納耶和華信仰而連結為一體的實際經驗，正如 von Rad 所說：「當以色列人說到耶和華上主，他們就必然會認為上主是曾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是亞伯拉罕、以撒、和雅各的神，且是揀選錫安的上主等等。因此，也唯有耶和華在祂所揀選的子民被當成確實臨在時，這就是傳統會被視為是真實的。」⁸

所以，雖然我們處於不同文化、時空、和歷史經驗的讀者，若我們在一個長期受到帝國殖民的處境裡，如同以色列人所經歷的不同來自外來殖民帝國的輪流殖民統治（亞述、巴比倫、波斯、希臘、和羅馬帝國）之後，我們又會如何去重新去思考這一段經文？作為台灣原住民承接著四百年來的被殖民統治經驗，又如何引發出哪些不同的閱讀結果？這是本篇論文想要嘗試論述的。

⁶ John William Rogerson, Philip R. Davies, *The Old Testament World*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05), 31.

⁷ Thomas L. Thompson, *The Historicity of the Patriarchal Narratives: The Quest for the historical Abraham* (Harrisburg: Trinity Press International, 1974). John van Seters, *Abraham in History and Trad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5).

⁸ Gerhard von Rad, *Old Testament Theology: The Theology of Israel's Prophetic Traditions*, trans. by Walter Brueggemann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01), 414.



信仰與民族認同的典範

亞伯拉罕對猶太宗教來說，他們將亞伯拉罕看為是第一位認識獨一神（monotheism）信仰的祖先，且也是在猶太宗教裏被描寫為第一位宣教者。⁹ 耶穌要猶太人效法亞伯拉罕所行的（約 8：39）。亞伯拉罕在初代猶太人和基督徒以自己是亞伯拉罕的後裔自居（太 3：9；路 13：16； 16：24；羅 11：1），分享著來自亞伯拉罕的信心、應許、和信仰（路 3：29；徒 7：5-6），初代基督徒也以亞伯拉罕的信作為效法的對象（羅 4：16）。

以賽亞先知針對當時已經遭帝國殖民底下生活許久的新一代的以色列人，尋求在耶和華信仰裡建構自己民族認同，曾呼籲說：

上主說：希望蒙救援、尋求我幫助的人哪，你們都要聽我的話。想一想你們的源頭；想一想你們的背景。想一想你們的祖宗亞伯拉罕；想一想生育你們的撒拉。當我呼召亞伯拉罕的時候，他並沒有兒子；但是我賜福給他，使他有了無數的子孫。（現代新譯本，賽 51：1-2）

希望蒙上主救援、尋求上主幫助新一代的以色列人民，以賽亞先知轉述了上主的說：「你們都要聽我的話。想一想你們的源頭；想一想你們的背景。想一想你們的祖宗亞伯拉罕；想一想生育你們的撒拉。」亞伯拉罕和撒拉的遷徙過程，和被呼召的傳統（創 12：1-3）是古以色列後代子孫緬懷祖先，建構民族認同所無法割捨的一個溯源基礎。這種在被擄後期所建構的民族認同，顯然在新約羅馬帝國時期的初代猶太基督徒仍然還是繼承著這樣的認同，並且，將這種認同，連結在基督徒的信仰內容裡。例如：

那以信為本的人，就是亞伯拉罕的子孫。並且聖經既然預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稱義，就早已傳福音給亞伯拉罕，說：「萬國都必因你得福。」可見那以信為本的人和有信心的人亞伯拉罕一同得福。……並不分猶太人、希

⁹ Gerhard Kittel, *The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New Testament (TDNT)*,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Geoffrey W. Bromiley, vol.1 (Grand Rapids: Wm.B.Eerdmann, 1964-1976),8.





臘人，自主的、為奴的，或男或女，因為你們在基督耶穌裏都成為一了。你們既屬乎基督，就是亞伯拉罕的後裔，是照著應許承受產業的了。(加 3：7-9, 28-29)

保羅強調亞伯拉罕的信仰，將凡以相信耶穌基督的外邦人看為亞伯拉罕的後裔，是屬基督的，在基督裡已成為一，不在分民族、身分階級、和性別，都在基督裡成為一體，都照著上主的應許承受產業。耶穌也曾用亞伯拉罕作為一個例子，對當時的猶太人說：

我們是亞伯拉罕的後裔，從來沒有作過誰的奴僕。……他們說：「我們的父就是亞伯拉罕。」耶穌說：「你們若是亞伯拉罕的兒子，就必行亞伯拉罕所行的事。……難道你比我們的祖宗亞伯拉罕還大嗎？……你們的祖宗亞伯拉罕歡歡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見了就快樂。」猶太人說：「你還沒有五十歲，豈見過亞伯拉罕呢？」耶穌說：「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還沒有亞伯拉罕就有了我。」(路 8:33, 39, 53, 56-58)

新約時期的猶太人以亞伯拉罕為祖宗的強烈認同基礎，甚至在羅馬殖民底下也無法搖動他們的這種民族的自尊。猶太人對耶穌說：「我們是亞伯拉罕的後裔，從來沒有作過誰的奴僕」，讓我們讀者可以看到，福音書作者保留了當時猶太人普遍的民族認同，這民族認同連結著宗教上宣信。這種的宣信，也可以清楚地從司提反的辯證詞裡看出：

司提反說：「諸位父兄請聽！當日我們的祖宗亞伯拉罕在美索不達米亞還未住哈蘭的時候，榮耀的 神向他顯現，對他說：『你要離開本地和親族，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他就離開迦勒底人之地，住在哈蘭。他父親死了以後， 神使他從那裏搬到你們現在所住之地。」(徒 7：2-4)

但是，耶穌將這種宗教的宣稱，連結到耶穌自己的彌賽亞身分，並且對當時的猶太人說出了他的信息：

你們若是亞伯拉罕的兒子，就必行亞伯拉罕所行的事。……你們的祖宗



亞伯拉罕歡歡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見了就快樂。……我實實在在地告訴你們，還沒有亞伯拉罕就有了我。

對於歷代的基督徒來說，創十二 1「你要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突顯了傳統亞伯拉罕被視為「信心之父」的一個信仰典範的經節。雖然，上主的呼召來的徒然，但卻看到亞伯拉罕在上主呼召來到時，可以立時地回應「離開本地、本族、父家」，到上主「指示你的地去」。這成了歷代基督徒回應上主呼召之一個典型例子，鼓舞且感動了不少的基督徒，進入不同的地區來興起傳福音的事工。基督徒常常會親身經歷的被上主呼召的過程。離開自己熟悉的一切－政治、經濟、文化、宗教、和親情網路，進入到如同「飢荒」，充滿挑戰，漂流不定之未來信心的道路。在這充滿挑戰之信心之旅的旅程中，亞伯拉罕的信仰有機會成長，在旅程中受到信仰上的雕塑，堅信順從上主的引領，在上主的同在與祝福中繼續邁進人生的旅程，經驗上主所預備的地方。

對於亞伯拉罕的呼召，所呈現的信心的回應，確實是成為代代基督徒回應上主呼召之信心的典範。特別經文當中所呈現之族長在迦南地生活漂流不定，甚至遇到饑荒、水荒、和當地不同族群間所帶來的困難和摩擦等等，都可以看到這呼召其中的困難，卻無法終止宣教的熱忱。

殖民主義的典範閱讀

曾幾何時這一段經文卻成為後來殖民帝國用來宣稱有權力來征服、殺害、教化世界原住民的一個重要的經文依據。舊約聖經亞伯拉罕的遷徙上主提供了應許的土地的信仰根據，且也合法了征服和毀滅當地原住民的聖經經文，因此，如同原住民如同迦南人一樣，需要被趕盡殺絕，以免污染了以色列人（例如：出 23：23；申 20：17）。Nur Masalha 在他所寫的 *The Bible and Zionism: Invented Traditions, Archaeology and Post-Colonialism in Israel-Palestine* 裡就使用呼籲我們在閱讀聖經經文時，用「迦南人的眼光來閱讀聖經」（“Reading the Bible with the Eye of the Canaanites”），並且引證美國原住民學者 Robert Allen Warrior 的看法，認為在美國的殖民經驗裡，美國原住民認識到自己就像聖經裡的迦南人一





樣。所經驗的耶和華上主是一個要毀滅原住民的神。¹⁰ William Symonds 也認為上主對亞伯拉罕的應許（創 12：1~3），正是為了基督征服美國原住民的末世使命。例如：英國清教徒遷徙至美國，並征服美國原住民的經歷，認為亞伯拉罕的遷徙是來自天上的呼召，吩咐亞伯拉罕要離開自己的家鄉，開始旅行。亞伯拉罕是因為上主的呼召，顯明了這是上主要充滿在土地上，讓世人知道祂是上主。英國清教徒認為自己是上主所揀選的子民，要在任何環境中也要見證上主的作為，有這個權利來殖民新的土地和當地原住民；上主應許賜亞伯拉罕迦南土地，亞伯拉罕的遷徙正是如同英國清教徒的遷徙表達了上主的應許，廣傳上主的福音在世上，來拯救世上的人為目的。¹¹ George E. Tinker 認為這背後所產生的白人比原住民至上優越的意識形態（信仰）可以追溯到西方的帝國殖民的侵略，例如：哥倫布在 1492 年十月的日記裏可以做為一個實例，他曾如此描述他所征服的原住民：

他們應該作更好和更有手藝技巧的僕人，因為任何時候當我吩咐的時候，他們都能很快地重述。我想他們可以輕易地成為基督徒，因為他們似乎沒有宗教。如果這是上主所樂意的，當我離開時，我將帶他們當中的六個人到聖上你那裏。……這些人兩手遲鈍，當我帶來給你們看這七個人時，你們將自己會看到。他們學會了我們的語言之後，我將讓他們回到那裏，除非你們的命令將所有的人帶到卡斯提爾（Castile）¹²，或在這裡囚禁他們。附上 50 名男性可隸屬任何一個人，讓他們作任何你們要他們作的。¹³

當原住民的土地在宗教信仰裏被當成是「上主授意」時，上主賜土地給以色列人，似乎暗示了土地上的原住民已經不再擁有土地的使用權或佔有權，透過上主的命令和吩咐，已經成為以色列人要潔淨自己，避免受污染之理由下，需要將迦南人全部殺戮滅殺乾淨。當中所呈現的帝國殖民主義心態認為這應許土地是「無主之地」

¹⁰ Nur Masalha, *The Bible and Zionism: Invented Traditions, Archaeology and Post-colonialism in Israel-Palestine* (London/New York: Zed Books, 2007), 269ff.

¹¹ Original from William Symonds, "Virginia, A Sermon Prached at White-Chapter (1609)", "The Epistle Dedicatorie", 3-9. Quote from Avihu Zakai, *Exile and Kingdom: History and Apocalypse in the Puritan Migration to Ame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106-107.

¹² 古代西班牙北部的王國。

¹³ 取自 George E. Tinker, *Missionary Conquest: The Gospel and Native American Cultural Genocide* (Nim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93), 8.





的神話 (“the myth of the empty land”), 以及對於迦南原住民之汙名化的聖經根據。這種的宗教政治的信仰基礎使世界原住民在自己原來的家園被強迫殘害、燒戮、和遷村, 不得不放棄家園和祖先的土地, 任殖民帝國帶著基督教的宣教征服、擄掠、殘害原住民的生命家產。¹⁴ 同時, 也在這信仰裡宣稱了原住民為殖民侵略者的奴隸, 任殖民者當成物品使喚、買賣、和棄置。

澳洲原住民學者 Roland Boer 主張聖經中的一些思想曾被用來支持帝國殖民在政治上的議程。所以, 他曾重新去探討美國和澳洲的傑出政治家們的聲明中如何將聖經中的樂園、創造、征服、和應許土地連結到國家、土地、和全球化的資本主義議題上之背後所建構之政治神話的關注。因而進一步地主張聖經的思想不能被教會、會堂、和國家的殖民控制。所以, 他認為聖經不能被宗教和政治的權利所濫用, 避免聖經再一次地淪為帝國主義和全球化資本主義進行殖民的政治神話的聖經根據, 因為聖經應當譴責任何地壓迫, 為人類社會和諧的生活盡力。¹⁵ 所以, 不應當再複製這宗教上亞伯拉罕的「應許土地」, 政治上的「被揀選的民族—應許土地」和約書亞的「土地征服」的信仰, 作為殖民帝國在殖民地宣稱實踐如同上主亞伯拉罕呼召之「被揀選的民族—應許土地」進行殖民主義統治的一個聖經的基礎, 來殘害原住民, 他們的土地和文化宗教傳統。

截至 1918 年世界百分之八十五的土地皆淪為歐洲帝國的殖民統治下, 當時也普遍認為殖民統治是對於被殖民的原住民來說是有利於他們全面地進入文明化和創造永續的生活的一個策略, 這背後有著如同亞伯拉罕受上主呼召時, 上主要藉著亞伯拉罕來祝福萬民般, 來祝福被殖民的原住民。正如 Michael Prior 提出他認為殖民者一成不變地都會想建構某種的意識形態來合理化他們的殖民行為。例如: 當西班牙的征服者進入拉丁美洲進行殖民統治時, 對當地的原住民殘暴對待和種族滅絕; 或南非在 1930 到 1960 年正值種族隔離政策期間, 或在現今以色列土地上受到戰爭苦難的巴勒斯坦的人民等等, 都可以發現神學家們, 都會使用聖經來建構、支持、鞏固這個殖民體制, 合法化在宗教的信仰裏。這些不同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

¹⁴ Yvonne Sherwood, *A Biblical Text and Its Afterlives: the Servival of Jonah in Western Cul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79-80, note, 293. David Armitage, *The Ideological Orgins of the British Empire* (Cambridge/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94-95.

¹⁵ Roland Boer, *Political Myth: On the Use and Abuse of Biblical Theme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9). And his *Rescuing the Bible* (Oxford: Blackwell, 2007).





背後所擁有的一個相同的意識形態：救贖所征服的土地(“redeems the conquest of the earth”)。¹⁶

殖民者以上主的呼召，進入到應許土地來解救，祝福當地的原住民，讓他們皈依上主的信仰；但是，卻換來的是一個殘酷政治的壓迫，和千萬人類生命的被殺害，家園與土地被燒毀與流失逮盡的結果。聖經卻成了殖民者殺害原住民的幫兇，這似乎是基督徒所無法逃避的一個歷史的事實，至少從世界原住民的經驗上是如此經驗的。

台灣原住民的部落經驗中閱讀

Nur Masalha 呼籲我們要用聖經迦南人的角度閱讀聖經，Sugirtharajah¹⁷和 Segovia¹⁸也提醒我們要用後殖民的經驗來閱讀聖經經文。當聖經成爲了部落教會裏的一個重要的宗教傳統之後，台灣原住民所經歷之數百年來外來帝國和政權的被殖民經驗；這個來自於部落裏的被殖民豐富的慘痛經驗，也可以作一個詮釋的一個視野來和聖經中被帝國輪流殖民數百年的古以色列人的被殖民經驗作相互對話。讓聖經經文和聖經中的以色列（猶太人）重新在聖經被編輯的被帝國殖民下的處境裏再一次被閱讀與探討。

一、上主所指示的地—以色列人的鄉土

亞伯拉罕去到上主所「指示的土地」(ἡ γῆ ἡ ἐπαγγελία) 的描繪，成爲了後

¹⁶ Michael Prior, “The Bible and the Redeeming Idea of Colonialism”, *Studies in World Christianity* 5/2 (1999), 131-132.

¹⁷ Rasiah. S. Sugirtharajah, *The Bible and Empire: Postcolonial Explorations* (Cambridge/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His *Postcolonial Criticism and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His *Postcolonial Reconfigurations: An alternative way of reading the Bible and doing Theology* (London: SCM Press, 2003). His “A Brief Memorandum on Postcolonialism and Biblical Studies”, *JSNT* 73 (1999), 3-5.

¹⁸ Fernando F. Segovia, “Biblical Criticism and Postcolonial Studies: Toward a Postcolonial Optic”, in R. S. Sugirtharajah ed. *The Postcolonial Biblical Reader* (Malden/Oxford/Victoria: Blackwell, 2006), 33-44. His “Notes Toward Refining the Postcolonial Optic”, *JSNT* 75 (1999), 103-114.



代緬懷以色列人寄居和流離在自己鄉土的文本；因為，從原住民的角度來說：這上主所「指示的地」正是指以色列人的鄉土，也就是祖先原居住的地。我們從創世記裡的記載，可以清楚地看到亞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他們雖然都從上主那裡得著了土地的應許，但是，我們卻不能不承認，他們都被描繪為在這土地上寄居和漂流的民族。三位祖先為其民族的代表人物，終其一生遷徙不定，所擁有的至終只有擁有那上主所「指示的土地」的墓地而已。

但是，這種的描述從台灣原住民被殖民的經驗來看時，聖經經文卻是強烈地表達了以色列祖先們都還沒有擁有這土地，上主所指示的「土地」都在迦南人和其他民族上。這正好在反映了五經編輯者對於以色列民族當時處於被擄和漂泊、流亡於帝國間的社會政治處境。因此，亞伯拉罕被上主呼召的模式，也成為了以色列人代代都在紀念：過去祖先們在數百年來的殖民帝國統治下的痛苦歷史；或說成以色列人在自己祖先的土地上成爲一個寄居，流離飄泊於自己鄉土的民族。

當西方殖民帝國或基督徒宣稱取代了聖經中的以色列的角色之後，基督教化的殖民模式，將聖經中的以色列人視爲西方帝國主義意識形態下的神學主張，取代了聖經中活生生經驗過被帝國輪翻殖民的民族—以色列人（猶太人），且又將聖經中以以色列人所經驗到的那被帝國主義消滅蹂躪殖民下之民族的苦難，複製到美洲、拉丁美洲、亞洲、非洲、澳洲、及紐西蘭原住民的土地上，讓世界原住民在這種意識型態下的信仰，經歷了如同聖經以色列人家園被毀滅，民族從自己的鄉土和家園被割裂，傳統被壓迫消滅殆盡，尤其土地—那埋葬千年祖先之土地，更是在殖民帝國的統治中被收歸帝國所有，無法再擁有。當以色列人在滅國受殖民之後，再次地閱讀這一段經文時，是否會如台灣原住民一樣，感受到上主曾指示給祖先的土地目前都在外來殖民者手中歸於國有，雖名譽上爲原住民的「保留地」，但卻已大部分皆都淪爲非原住民的手中。當以色列人再次地閱讀上主指示亞伯拉罕去的那土地，其實就是以色列人自己的鄉土。

亞伯拉罕在創世記的故事是一個有關一個家族在困難的生活環境條件下殘存和發展於帝國殖民統治下的故事。上主應許這個家族將繼續生存，且生養眾多（創十二2），有土地，上主的祝福，以及祝福外邦人等。正如 David Clines 所說：這個應許不是關注在誰是命中注定如此的，而是關注於世界的祝福，這個祝福是上主大





攝理的一個部分，這故事的焦點在於將要發生的事，而不是應許如何完成的問題。

¹⁹ 這個故事是要對有關承諾所發生的事情是如何的完成的。

但是，聖經中一個被帝國主義殖民下的民族經驗，卻又被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者用聖經（上主的話語）來複製成許多不同類型之「聖經中被殖民的以色列人」—國家被消滅，家園變荒蕪，無權擁有祖先土地，和文化傳統被壓迫排斥。直到現今，世界原住民仍然還是可以感受：如同五經以色列人遙寄祖先土地的感傷。

二、回歸鄉土與歸回祖先之地

縱使亞伯拉罕自己一生漂流，但卻明顯地表達了無論如何，也要將屍骸葬於上主所指示的地—祖先之地的傳統信仰，來實踐一生遵行和相信上主的呼召的職志。這種的傳統信仰最能表達台灣原住民的傳統宗教哲學：終其一生也要將屍骸葬在自己的祖先土地上的宗教信仰。例如：約瑟最後的遺囑就道盡了這種的以色列對於自己鄉土的認同和哲學：

約瑟對他弟兄們說：「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顧你們，領你們從這地上去，到他起誓所應許給亞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約瑟叫以色列的子孫起誓說：「神必定看顧你們；你們要把我的骸骨從這裡搬上去。」（創 50：24~25）

縱使自己的肉體生命死於異鄉，也要將骸骨葬在自己的家鄉和祖先們葬在一起。不僅雅各在遺囑裡如此吩咐；約瑟，也如此承傳著這傳統信仰，囑咐自己的子孫們也要將自己的屍骸回歸到自己的鄉土。因為，死亡是以色列人至終回歸到祖先的一條道路。因此，縱使死在外地也要回到祖先之地，回歸鄉土與祖先同葬在一起的信念是強烈的。這土地是和上主有關，是以色列人成爲一個民族所無法缺少的土地。

我（上主）指示你的土地（ $\text{^}^{\circ}\alpha, \rho\grave{\alpha} \rho, \grave{\alpha} \text{ } \rho, \acute{\alpha}\eta\text{-}\lambda\alpha,$ ）

¹⁹ David J. A. Clines, *On the Way to the Postmodern: Old Testament Essays, 1967-1998*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c1998), 525-526.





這不是屬地上的帝國強權所賜的，而是以色列祖先曾經住過，這上主所指示的土地，曾經擁有著以色列人息息相連與土地的民族歷史。雖然，以色列人在殖民帝國的統治中，已經沒有這個政治和軍事的權力去宣稱祖先的土地是屬以色列人的主權。但是，卻仍然在耶和華宗教信仰中一直叮嚀當時流亡於帝國間之新一代的以色列人，任同自己祖先的家園、鄉土、和國家。

上主要亞伯拉罕「離開本地、本族、父家」，這本地、本族、父家是以色列人國家滅亡之後，流亡在當中所建造的家園。上主吩咐亞伯拉罕「離開本地、本族、父家」，不可在哪裡，要回到上主所指示的地去。對台灣原住民來說：在後殖民處境中說道：「本地、本族、父家」時，已經不是過去祖先曾經所擁有的「本地、本族、父家」，而是已經經歷了幾百年來的殖民過程之後，所呈現之殖民過程之「本地、本族、父家」的結果。當台灣原住民透過自己民族的被殖民經驗，再來讀這一段亞伯拉罕的呼召，所呈現的「離開本地、本族、父家」，會很容易體會曾經經歷過數百年帝國殖民的以色列民族當中的痛苦和無奈的民族經驗。因為，這「本地、本族、父家」已非過去大衛王國時期的興盛版圖，而是帝國殖民底下的「本地、本族、父家」。

所以，這呼召模式所表達的不正是要後代以色列子孫要回歸鄉土與歸回祖先之地。回歸鄉土與歸回祖先之地不僅呈現在亞伯拉罕的故事中，也清楚描述在雅各的後裔，為何出埃及，離開為奴之地的呼籲裏。回歸到鄉土，縱然需要面對沙漠的漂流不定，如同亞伯拉罕面對鄉土乾旱的天災之挑戰，仍然呼籲後代的以色列子孫回歸到鄉土重建家園，這和舊約學者認為創世記可能是在以色列殖民回歸的波斯時期所編輯完成的處境可以體會的。²⁰

三、殖民帝國下「認同的迷失與雜混」—「本地、本族、父家」

新一代經歷了殖民帝國下的殖民教育和統治下的新一代以色列人，是不是已經將殖民帝國的國家接納為自己的國家，自己也已經認為自己是屬於殖民者的民族了呢？對台灣原住民經歷過被殖民的部落經驗來說，「本地、本族、父家」道盡了以色

²⁰ Jon L. Berquist, *Judaism in Persia's Shadow: A Social and Historical Approach and Incarnation*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c1995).





列民族被殖民之後的民族悲哀，因為，他們已經活在一個：「民族認同的迷失與雜混」當中，這是不爭的事實。

從台灣原住民的被殖民的部落經驗來看，部落族人在日本時期曾經經歷過想當日本人的痛苦認同，所以，認同日本人的神道教信仰，以日本人的殖民帝國為祖國，以作日本兵為榮，進入戰場，衝鋒陷陣，犧牲了許多寶貴的生命。但是，逃難到台灣的國民黨政權，又複製日本殖民的體制，用戒嚴令殖民統治部落族人，教導族人成為「中國人」，在殖民教育體制下使用殖民者的語言，認識殖民者的祖國歷史與傳統，認同中國人民共和國為祖國。這種部落族人在民族的認同上造成空前的認同迷失和雜混。

因此，從台灣原住民的這樣部落族人的經驗角度再來看「本地、本族、父家」時，會很明顯地呈現了這以色列人在經文裏所呈現的「本地、本族、父家」正是帝國殖民之後的殖民的文本，充分地道盡了身為被殖民之民族的迷失與混雜的族群認同文本。亞伯拉罕雖然生在帝國的土地上，如同第二和第三代或後代的以色列子孫，但這些所謂的「本地、本族、父家」卻不是以色列人真正的鄉土國家，以色列人真正的家園是上主只是給亞伯拉罕之「指示的土地」。Prior 認為不可將創世記的族長故事視為是在族長時期的敘事，而可能只是作者對於過去的祖先傳統所追溯知道的部分，按著作者在編輯時期的處境將這些傳統加以編輯，很可能是針對著在巴比倫被擄的時期，以色列人已經面臨了民族和宗教的認同所產生的危機，因此透過這些傳統的編輯來建構，和處理這民族認同的危機。²¹

台灣原住民在部落裡的被殖民經驗，告訴了我們：殖民者曾教導我們與他們的帝國原為一家，同一個本源，將國族的認同放在殖民帝國上，民族的遷徙也連接到殖民帝國土地上。如同台灣原住民歌頌殖民者的功德時，所舞所唱：

我的家鄉在那路彎！你的家鄉在那路彎！

從前的時候是一家人，現在還是一家人！……

「本地、本族、父家」背後所呈現帝國殖民的歷史解釋權，不正是台灣原住民所經驗過的這種「我的家鄉在那路彎！你的家鄉在那路彎！從前的時候是一家人，現在

²¹ Michael Prior, "The Bible and the Redeeming Idea of Colonialism", 216-223.



還是一家人!」的被殖民統治的事實嗎? 操縱在殖民者霸權底下的歷史詮釋權, 讓被殖民統治的台灣原住民首先必須在日本殖民時先以日本國為祖國, 國民黨政權殖民下又以「中華民國」(包括了「中國人民共和國」和「台灣」) 為祖國來建構自己的國族認同; 以色列人的「本地、本族、父家」不也正是表達了一個民族在殖民帝國統治下認同的迷失與雜混, 不得不在這帝國殖民的體系中來把以色列國族的認同作某種的連結。

例如: 亞伯拉罕來自北方帝國的領域, 將殖民帝國視為祖先遷徙的原初之地, 甚至雅各和以撒也都用「姻親」的關係, 將這政治聯姻的地理, 聯結到帝國的土地範圍裡。Garbini 認為這是為了討好他們新的統治者的手法, 是宣稱自己以色列民族和殖民帝國是「同胞」(“fellow-countrymen”)。²² 這一點在伊甸園的可能地點上, 或看伊甸園中的四條河和以色列祖先的原初遷徙的源起都和北方帝國有關係, 這難免會讓讀者覺得古以色列人在北方殖民帝國統治下, 亞伯拉罕成為後代以色列人表達了當時與北方帝國之臣屬的關係, 以及以色列人生存在帝國殖民底下, 如何在共同接納的耶和華信仰中建構自己民族認同和延續自己族群生命的一個複雜又雜混的認同關係的掙扎。例如:

9:7 你是耶和華神, 曾揀選亞伯蘭, 領他出迦勒底的吾珥, 給他改名叫亞伯拉罕。9:8 你見他在你面前心裡誠實, 就與他立約, 應許把迦南人、赫人、亞摩利人、比利洗人、耶布斯人、革迦撒人之地賜給他的後裔, 且應驗了你的話, 因為你是公義的。(尼 9:7-8)

約沙法就在猶大和耶路撒冷的會中, 站在耶和華殿的新院前, 說: 耶和華—我們列祖的神啊, 你不是天上的神嗎? 你不是萬邦萬國的主宰嗎? 在你手中有大能大力, 無人能抵擋你。我們的神啊, 你不是曾在你民以色列人面前驅逐這地的居民, 將這地賜給你朋友亞伯拉罕的後裔永遠為業嗎? (代下 20:5-9)

尼西米記和歷代志書卷中我們仍然還是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在耶和華宗教信仰

²² Giovanni Garbini, *History and Ideology in Ancient Israel* (London: SCM Press, 1988), 77-78.





中呈現出一個民族在殖民帝國統治下認同的迷失與雜混，以及面對殖民帝國的掙扎。「本地、本族、父家」不正顯明了這當中亞伯拉罕後裔在殖民底下的這種民族認同的悲哀嗎？

四、亞伯拉罕—離開！回到祖先之地的典範

亞伯拉罕不僅僅是以色列後代子孫的祖先代表，透過祖先傳統的整理，也讓他們在祖先們的遷徙傳統中建構了亞伯拉罕、以撒、和雅各都成為後代以色列子孫回歸自己鄉土的一個典範。約瑟也如此的呼籲當時的以色列人：

約瑟對他弟兄們說：「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顧你們，領你們從這地上去，到他起誓所應許給亞伯拉罕、以撒、雅各之地。」(50：24)

這是呼籲後代以色列子孫不可安逸於殖民帝國之下，要建構重建家園與國家，恢復文化傳統為使命，來代代相傳的經文。又如：從南方遷徙之摩西傳統，也從亞伯拉罕的回歸鄉土為典範來囑咐：從埃及地所領出來的以色列百姓，學習祖先亞伯拉罕的典範回歸到鄉土，這是上主賜與為奴身分之後代以色列人的使命：

耶和華吩咐摩西說：「我曾起誓應許亞伯拉罕、以撒、雅各說：『要將迦南地賜給你的後裔。』現在你和你從埃及地所領出來的百姓，要從這裏往那地去。」(出 33：1)

離開！回家！回到祖先之地！亞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成了後代以色列人回歸祖先之地的典範。被擄回歸到家園的以色列人也同樣地將祖先亞伯拉罕的遷徙視為後代子孫在耶和華信仰中所追朔的信仰根源：

你是耶和華 神，曾揀選亞伯蘭，領他出迦勒底的吾珥，給他改名叫亞伯拉罕。……你也使他們的子孫多如天上的星，帶他們到你所應許他們列祖進入得為業之地。這樣，他們進去得了那地……他們在本國裏沾你大恩的時候，在你所賜給他們這廣大肥美之地上不事奉你，也不轉離他們的惡行。我們現今作了奴僕；至於你所賜給我們列祖享受其上的土產，並美物之地，看哪，我們在這地上作了奴僕！（尼 9：7,23-24a,35-36）



後代的以色列人這樣說：「看哪，我們在這地上作了奴僕！」不正是經過了帝國殖民之後，有處於被殖民的後代以色列人的被殖民心嗎？台灣原住民經過了被殖民的經驗，同樣也可以呼應著經驗了這種在殖民帝國體系下亞伯拉罕從烏珥離開，進入到鄉土，在家園土地上感覺無根的無奈之被殖民的情境。五經中一再地說明了亞伯拉罕的子孫如何克服了這四十年來「沒有土地」的處境，進入到祖先之地。亞伯拉罕離開他們在帝國殖民底下所建的「本地、本族、和父家」到一個亞伯拉罕感覺到陌生的地方，他們在陌生之地曠野遷徙放牧的漂流，上主甚至吩咐了亞伯拉罕他們不得再回頭。這種對於自己鄉土已經產生割裂、生疏、陌生、漂流、和寄居的感情，不正是世界原住民後代子孫在面對著自己原先祖先的土地，所產生之最具體的後殖民的處境嗎？

這種對於自己的鄉土感覺到陌生和疏離感，甚至在自己祖先之地上，已經變成了寄居者和漂流或流浪者，甚至被殖民的身分。這些處境都無法讓以色列退怯，反而在耶和華宗教信仰底下的鼓舞，讓後代子孫回到鄉土來重建，學習如同祖先亞伯拉罕的典範，回歸進入到鄉土。

結論

以色列人在自己的祖先之地上已經感覺陌生，為什麼？已經變成一個飄流聚居者的身分，為什麼？很顯然的一個主要原因是他們處在被帝國殖民的被殖民處境中。從台灣原住民被殖民的經驗上，若我們再次閱讀創十二 1~3 節時，我們不能不說：「本地、本族、父家」是一個典型的殖民文本，一個呈現了在帝國殖民體系下被殖民之民族不得苟延殘存建構的「本地、本族、父家」，更是顯明了在帝國殖民底下一個曾經經過帝國戰爭殘酷擄掠下，被消滅和流亡的民族在當中所產生之民族認同的迷失與雜混。

然而，以色列人在耶和華的信仰中堅定了他們對於自己民族的未來，亞伯拉罕以色列的祖先成了代代子孫回歸鄉土重建的典範：到上主所指示的地——以色列人的鄉土，上主必然因為與亞伯拉罕的立約必經歡喜地帶領他們進入到以色列人的祖先之地。





上帝的僕人亞伯拉罕的後裔，他所揀選雅各的子孫哪，你們要記念他奇妙的作為和他的奇事，並他口中的判語。他記念他的約，直到永遠；他所吩咐的話，直到千代—就是與亞伯拉罕所立的約，向以撒所起的誓。他又將這約向雅各定為律例，向以色列定為永遠的約，說：我必將迦南地賜給你，作你產業的分。……他打開磐石，水就湧出；在乾旱之處，水流成河。這都因他記念他的聖言和他的僕人亞伯拉罕。他帶領百姓歡樂而出，帶領選民歡呼前往。他將列國的地賜給他們，他們便承受眾民勞碌得來的，好使他們遵他的律例，守他的律法。你們要讚美耶和華！（詩 105：5~11,41~45）

詩篇作者所顯出的詩境，讓我們看到作者再次地使用亞伯拉罕的角色，讓後代子孫詠頌詩歌時再次地紀念沒有土地的漂流處境，並最後擁有土地，和失去土地的過程。然而，這當中卻呈現了後代子孫們堅忍地想保有回家的渴望和盼望，不再回到殖民地被殖民，不再繼續接受被殖民奴隸的身分。雖然，現今恍如曠野漂流的被殖民處境也要回到自己的家園，所以，堅持地往自己的家鄉來邁步。

參考書目

- Alt, A. *Essays on Old Testament History and Religion*, trans. by R. A. Wilson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68).
- Armitage, David. *The Ideological Orgins of the British Empire* (Cambridge/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Berquist, Jon L. *Judaism in Persia's Shadow: A Social and Historical Approach and Incarnation* (Minneapolis: Fortress Press, c1995).
- Boer, Roland. *Political Myth: On the Use and Abuse of Biblical Theme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9).
- , *Rescuing the Bible* (Oxford: Blackwell,2007).
- Clines, David J. A. *On the Way to the Postmodern: Old Testament Essays, 1967 ~ 1998*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c1998).
- Cross, F. M. *Canaanite Myth and Hebrew Epic : Essays in the History of the religion of Israel*, (Cambridge: H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3).





- Garbini, Giovanni. *History and Ideology in Ancient Israel* (London: SCM Press, 1988).
- Gottwald, Norman K. *The Hebrew Bible: A Socio-Literary Introduction*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89).
- Masalha, Nur. *The Bible and Zionism: Invented Traditions, Archaeology and Post-colonialism in Israel-Palestine* (London/New York: Zed Books, 2007).
- Prior, Michael. "The Bible and the Redeeming Idea of Colonialism", *Studies in World Christianity* 5/2 (1999), 131-132.
- Segovia, Fernando F. "Biblical Criticism and Postcolonial Studies: Toward a Postcolonial Optic", in R. S. Sugirtharajah ed. *The Postcolonial Biblical Reader* (Malden/Oxford/Victoria: Blackwell, 2006), 33-44.
- , "Notes Toward Refining the Postcolonial Optic", *JSNT* 75 (1999), 103-114.
- R. S. Sugirtharajah, *Postcolonial Criticism and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 , *Postcolonial Reconfigurations: An alternative way of reading the Bible and doing Theology* (London: SCM Press, 2003).
- , "A Brief Memorandum on Postcolonialism and Biblical Studies", *JSNT* 73 (1999), 3-5.
- , "Notes Toward Refining the Postcolonial Optic", *JSNT* 75 (1999), 103-114.
- , *The Bible and Empire: Postcolonial Explorations* (Cambridge/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 , *The Postcolonial Biblical Reader* (Malden/Oxford/Victoria: Blackwell, 2006).
- von Rad, Gerhard. *Old Testament Theology: The Theology of Israel's Prophetic Traditions*, trans. by Walter Brueggemann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01).
- Rogerson, John William. and Philip R. Davies, *The Old Testament World* (Louisville: Westminster John Knox Press, 2005).
- Sherwood, Yvonne. *A Biblical Text and Its Afterlives: the Servival of Jonah in Western Cultur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van Seters, John. *Abraham in History and Tradi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75).
- Thompson, Thomas L. *The Historicity of the Patriarchal Narratives* (Harrisburg: Trinity Press International, 1974).
- Tinker, George E. *Missionary Conquest: The Gospel and Native American Cultural Genocide* (Nimneapolis: Fortress Press, 1993).





van der Toorn, K. *Family Religion in Babylonia, Syria, and Israel: Continuity and Changes in the Form of Religious Life*, 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he Ancient Near East, vol.7 (Leiden/New York: Brill, 1996).

Zakai, Avihu. *Exile and Kingdom: History and Apocalypse in the Puritan Migration to Americ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2).

